

華人築起中國巴拿馬友誼

徐貽聰



在巴拿馬運河上的「美洲大橋」橋頭，聳立着「華人抵達巴拿馬150周年紀念碑」。

一座純白色的方尖碑式建築，凸顯着華僑華人在中國和巴拿馬友誼中的歷史地位和重要性，應該是全球華人世界的莫大驕傲。

「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會有華人」。我理解，這並非虛言，因為在地球上從東半球到西半球，從南極到北極，無論環境條件如何，只要有人類群住，都能看到中國人夾雜其中，默默地貢獻。在巴拿馬，更有「三戶人的地方一定有中國人」之說。目前，近七千萬華僑華人遍布於全世界，體現中國人的無畏、勤奮和隨和。他們謀着自己的生計，同時與當地人民和諧相處，遵紀守法，共同為所在國家的發展不知疲倦地執著努力，廣受好評和稱讚。巴拿馬也是一例。

我始終以敬仰、感恩的態度和心情看待華僑華人，當然也如此看待我在不同國家從事對外工作期間結識和見到過的那些部分。四十年後再到巴拿馬，見到一些依然健在的華人朋友，回憶並重溫我的深切感受，是激動，還是感情和認知的昇華。

在巴拿馬居住有近三十萬中國人，約佔這國家總人口的百分之八，比例不可謂不大。他們與巴拿馬人民友好相處，貢獻突出，被巴拿馬人親切地稱為「老鄉」，巴拿馬政府還在本世紀初專門設立了「華人日」（每年三月三十日），足見他們在巴拿馬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誠如紀念碑的顯示，中國人抵達巴拿馬已經超過一百五十年，準確地說，到二〇一九年是一百六十八年，因為據歷史記載，首批中國人是在一八五一年來到這個國家的，是為了參加巴拿馬洋鐵路的建設。他們的抵達，不僅是歷史輪廓的展現，更是中國與巴拿馬源遠流長友誼的見證。巴拿馬已故領導人托里羅斯將軍曾經親口告訴我，巴拿馬鐵路的每根枕木都是一位中國人的化身，在挖掘巴拿馬運河中死去的中國人應該更多，巴拿馬人民應該永遠銘記他們。他還會動情地對我說，他曾經給國民警衛隊的

警官下達過命令，在街上看到警員與「老鄉」鬧摩擦，先把「老鄉」放走，再詢問警員，因為摩擦的起因必定是他們。四十年間，每每憶起這樣的談話，我都會熱血沸騰，心潮澎湃，感謝華僑華人為中國與世界交往鋪就的基礎。這次來到巴拿馬，我又聽到華人朋友的講述，說是本世紀初政府在改造首都舊城時，為動遷商舖徵求過他們的意見，並為他們選擇了新的地段進行安置。從這樣的事例中，我再次感受到巴拿馬政府給予華僑華人的一貫敬重和關愛，也體會到中國與巴拿馬友誼的厚重基礎及光明未來。

就我個人而言，我當然不會忘記我在巴拿馬「孤軍作戰」那段時間裏得到的眾多華僑華人朋友的關心、愛護、幫助、照顧。他們為我的工作、生活、娛樂乃至安全，還有為接待國內各類團組訪問、鄰近中國機構的採買等付出的心血，始終感動和激勵着我，讓我沒齒難忘，終身銘記。當然，我更不會忘記那些多年來一直在推動巴拿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華人，他們長期堅持不懈，多方介紹新中國的進步和立場，曉以大義，甚至為此影響了自己的生意和利益。

總體而言，中國和巴拿馬的友誼中，華僑華人的因素突出、重要，用簡單的「功不可沒」恐怕遠遠不夠。記住他們，感恩他們，以適當的方式回報他們，是我的深切體會，也是我的心底呼喚。



▲華人抵達巴拿馬150周年紀念碑

作者供圖

在伊朗踢足球

紫愛



二〇一九年亞洲盃足球賽讓伊朗再次成為關注焦點。國際經濟制裁和國內通貨膨脹——內憂外患沒有阻止伊朗人民對足球的鍾愛。事實上，伊朗是亞洲名副其實的足球小虎。二〇一六年在伊朗旅行的短短十四天裏，我的兒子就與同為足球迷的伊朗少年踢了兩場友誼賽。親眼看到伊朗少年踢球的風采，我深有感觸。

一是，儘管受到經濟制裁的影響，但伊朗民衆生活水準並不低。充足的乳製品、高蛋白的牛羊肉攝入，保證了伊朗國民具備超越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身體素質。兒子在舍拉子偶遇四個伊朗少年踢球，即興加入。半個小時激烈的交鋒後，四個伊朗少年面不改色，心不跳，在足球俱樂部有過三年訓練經驗的兒子已經氣喘吁吁。

二是，伊朗雖然是沙漠地帶，沒有天然草坪供孩子踢球，但是，只要有場地，人們對踢球持讚賞和寬容態度。在舍拉子，伊朗少年們踢球的場所就在九百多年的古堡（Arg-e-karim Khan）之下，沒有人擔心球會踢到古堡，或者打擾到在草地上休閒的人們。

三是，伊朗男人全民愛球。兒子帶着球在路上走，只要遇到

伊朗男人，就能和他們互踢互傳好一會兒，有時他們還會表演足球絕技，往往讓兒子羨慕不已。

伊朗足球在困境中前行。據說由於國際經濟制裁和通貨膨脹，伊朗足球協會下令禁止在世界盃期間與對手交換球衣，因為經費有限，伊朗沒有多餘的球衣可供換洗。由於金融制裁，二〇一二年，亞足聯會計對伊朗足球協會撥助一百萬美元，但卻因為經濟制裁無法轉帳。

兒子在舍拉子和卡尕與當地少年踢球，對方的足球其實並非真正的足球，而是圓形的泡沫球。然而，足球作為國際交流的重要媒介，伊朗少年表現出來的落落大方的「外交風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舍拉子，兒子與伊朗少年踢球結束後，伊朗少年禮貌地邀請兒子一起合影，並鄭重地將足球送給兒子。在卡尕，兒子將在伊朗購買的足球贈送給一起踢球的少年，他們激動地與兒子擁抱、道別，直到我們坐回車裏，孩子們還在車下歡呼：「yes David！」這一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素昧平生的孩子因為足球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國與國之間也因為足球可以跨越歷史愛恨情仇帶來的鴻溝：一九九八年世界盃，伊朗隊與美國隊對戰。兩個國家正處於外交關係的冰凍期，然而賽前，伊朗隊員給對手們送上了花束，賽後伊朗和美國足球隊員還一起合影留念。



春節走在街頭，或是入戶拜年，除了互相說些祝福的話，大都愛追問一句年齡。遇見小孩子，會摸着他的頭問：「過年幾歲了？」拜見老人，免不得問一句：「您老高壽？」那些孩童會清脆地答：「八歲！」那自家的樣子，彷彿年齡是拜年得來的糖果，越多越好；老人則免不得感嘆：「唉，都七十歲了。」雖透出一絲隱隱的無奈，但神情是安詳的，這安詳源自身後堆疊起了厚厚的光陰。

若在平時，就沒有問年齡的習慣。過年，本就是問歲的日子。年與歲，總是比肩而行，所謂年年歲歲、歲歲年年。年與生日，有一個相似的功能，就是改變了人的年齡，但過生日是長一個整歲，過年則是長一個虛歲。除夕，人還是舊歲，轉天到初一，就長了一歲。這習俗反映在新生嬰兒身上尤其奇妙——除夕出生的，比春節出生的，只早了一夜，卻會大上一歲。概因嬰兒呱呱墜地，即為一歲，過年再長一歲，於是，這個才出生一天的嬰兒就兩歲了。

有位作家說：「年，關照的是宇宙萬物，無盡；歲，觸摸的是生者冷暖，有涯。」樹木經歷了一次四季輪迴，會增加一個年輪，這年輪裏有

最近閱讀陳青楓兄文章，回憶六十年代參加漫畫公開賽得獎的興奮心情。這項賽事由《新晚報》與一家電影公司合辦，當年正逢制水期間，影片和漫畫就以制水為題材，他的漫畫入選，得到十五元獎金，當時稿費一般三元，五角能吃一碗雲吞麵。這件事令他印在腦裏，幾十年後仍忘不了。

這段逸事不由想起當年報紙漫畫風行，大中小報紙的版面不能沒有漫畫。正值此時我進入新聞界，《新晚報》的周刊「美術版」，由黃永玉主編，他北上中央美術學院任教，編輯工作由油畫家李流丹接手，李流丹師從大師徐悲鴻，編輯之餘，在香港美術專科學校教授油畫。他接任不久，增闢「漫畫周刊」，與《星島晚報》的漫畫版競爭。

《新晚報》的漫畫版與他報不同，其他以刊登畫家作品為主，《新晚報》不設名家專欄，公開徵稿，來稿合要求的即用，一個全版，每期可刊登二十餘至三十件作品，作者大部分籍籍無名，一經刊出支付稿費。陳青楓兄拿的是稿費，因是公開賽，含有獎金成分，稿酬特別高。《新晚報》那時「開門辦報」，走與讀者互動的路線，讓漫畫愛好者有發表作品機會。每期李流丹收到大量投稿，不愁稿源不足，可見社會上有大群漫畫愛好者，喜歡看，又喜歡畫，甚至希望成為「李凡夫」、「鄭家鎮」。

五十年代的報紙，辦得有趣味，吸引讀者，讀者拿起報紙，從版面找有趣味的東西，報紙每日一格、四格，最多八格的漫畫，以社會現象為題材，配上鬼馬主角人物，一時幽默，一時諷刺社會時弊，引起共鳴，讀者從報紙上找到開心果。「星島」、「華僑」、「工商」幾家大報均有漫畫周刊，至一九七六年，《快報》跟着以漫畫版刺激銷路，專欄畫家有香山亞黃、徐取趣、李乙、周行、嚴以敬，屬第二批崛起漫畫家，仍走幽默及諷刺路線。嚴以敬畫中一位食客等等等到火起，夥記在一邊偷閒自娛，鬧佬懶理，「唔記得落單」，反映大眾食客經常遇到「等食」的煩事。周行的四格漫畫「頭吹湯」，美女用靚湯迷有錢男人；家傭養得又肥又白，雙手捧着燉品笑嘻嘻說：「我銀姐咁靚，皆因老爺燉雞我飲頭吹湯。」笑說人生百態，看者會心一笑。

麥正的一幅漫畫「比天高」令我印象深，

左邊一幢高二三十層新樓，右邊也是幾十層高樓，卻是用一張張碌架床疊起來，富者住高樓，窮人住床位。我曾經訪問大角咀一層「床位公寓」，進門有七、八呎空間，放一張椅，一部電話，木板後面，擺滿上下兩層的單人碌架床，上層住客爬上爬落，租金因此比下層便宜些，住客都是三十餘歲至六十歲的單身漢，年輕的為省十元二十塊，選擇住上層。每張床位安裝鐵絲網，住客出外上班，鎖上鐵絲網，裏面就是他的「家產」。這情景當時令我震撼，以至看到麥正的碌架床疊起的大廈引起很大反應。兩年來麥正由加拿大回港，友好相約茶敘，看到他的國畫照片，專攻青綠山水，環境改變，早已放下漫畫，我一時忘記向他提及這幅漫畫，令人唏噓的幾十年過去，香港人的住屋問題並無大改善。

談到報紙漫畫，李凡夫、鄭家鎮是擁有很多讀者並為社會熱識的漫畫家。「肥陳大官何老大」，自然想到《成報》每日一幅李凡夫的漫畫，讀者每天必讀，何老大西裝骨骨，髮型中間開界，下巴尖尖，充作波士，為人包頂額，死拗風趣是身上老泥做成。大官這小童，額上留一撮豆腐方塊頭髮，有時在街頭賣藝，表演腳尖上倒立。他有一幅雨中圖，畫的是下雨天，打扮時髦的闊少奶拖愛犬行街散步，狗的身上撐起一把雨傘，少奶與狗悠然自得，肥陳的反應像在說「有冇搞錯」。

李凡夫矮個子，剪短髮，皮色偏黑，身材健碩，外表看不像文人畫家，似油麻地街坊阿叔，讀者知道他任職《成報》，較少知道他一九三九年與友人在本港合辦《成報》，為四大股東之一。六十年代初，我晚輩初與他接觸

下午茶時光總讓人聯想起美好。英國有這樣一句諺語：「當下午鐘敲四下，世上的一切瞬間為茶停止。」現實中的英國人是否真如此生活，我不確定，但我自己倒是愛喝下午茶，最喜歡攜兩知己，小桌圍坐，喝喝茶，聊聊天，吃吃茶點，度過一段悠閒自得的時光。

新春時節，我去參加了一個音樂下午茶沙龍，主題是「當紅茶邂逅古典音樂」，學到不少新知識。在英國維多利亞式的下午茶傳統裏，一頓優雅的下午茶是有儀式感的。骨瓷茶具、香醇紅茶、三層塔點心，缺一不可。另外，還講究喝茶的氛圍，最好播放些古典音樂來渲染氣氛。精緻生活凸顯在細節之處。

當紅茶邂逅古典音樂，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服務生先為大家沏上一杯大吉嶺紅茶。大吉嶺

紅茶味道清淡高雅，被譽為「紅茶中的香檳」，和中國祁門紅茶，以及錫蘭烏瓦紅茶並稱世界三大紅茶。沙龍主持人這時為大家播放了海頓的《第十七號奏四重奏「小夜曲」》。她說，海頓的典雅氣質和大吉嶺的清淡味道一脈相承。雖然，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品味這典雅的氣質，卻在音樂響起時，不由自主端起茶杯，喝下一口，我想說，當時的氛圍真的令人心醉啊。

第二杯，是伯爵茶。喝着柑桔香味的伯爵茶，耳畔響起瑪麗亞·卡拉斯詠唱的歌劇《鄉村騎士》。主持人說，伯爵茶裏含有佛手柑及其他柑桔成分，讓她聯想起盛產柑桔的意大利西西里島，而《鄉村騎士》正是以西西里島普通農民生活為素材。所以，喝着伯爵茶聽瑪麗亞·卡拉斯再合宜不過。

品嘗錫蘭紅茶時，我們一起聆聽了歌劇《卡門》裏的選段《愛情像一隻自由的小鳥》。這是一首熱情的哈巴涅拉舞曲，它的味道

過年問歲

姚文冬

冷雨，也有暖陽；人熬過一年也不容易，風霜雪雨，冷暖自知，因此也要像樹木一樣增加一歲。增加的這一歲，選在過年這一天，這是年對人間的關愛。

兒子上大學那年，還不到十八歲，正是風華正茂、青春洋溢；我剛過不惑，可謂意氣風發；父母也只是退休不久，身體康健。三代人都到了各自最好的年齡段。我著想，若是我們的年齡定格於此多好。兒子卻不以為然：「那可不行，我不能總當孫子啊？」雖是一句調侃，卻掩不住他對年齡的渴求。是啊，晚輩都盼着長歲，長輩豈能永遠不老。於是乎，就有了過年長輩給晚輩壓歲的習俗吧。

記得十年前的春節，幾個同齡人嘍嗦，一個人說：「去年還能報三十幾歲，今年卻不行了。」意思是，去年過年，我們滿四十虛歲了，但周歲還能說三十九歲；而今四十一歲了，即使再按去年的邏輯，那也是四十周歲了，和「三字頭」再也不沾邊了。好在，四十不惑，這個年齡，應是每個男人都喜歡的，最起碼，能從年齡上給自己貼上成熟的標籤吧。

人生如白駒過隙，倏然之間。如今又要過年了，感覺與十年前又不同了。五十歲，怎麼聽都有點「小老頭」的味道。人是說老就老的，平常

不覺也罷，而過年彷彿是有意的提醒，告訴你，你又老了一歲。

作家慶山說：「如果人可以得到機會，重新回去二十五歲，是否願意選擇回去？我回答自己，不會選擇回去。」我也不選擇回去。人生是往前走的。每個年齡段自有每個年齡段的好處。所以，過年長歲，依然是我對春節心嚮往之的主要因素，如兒時一樣。

別說五十歲了，六十歲、七十歲，我都喜歡。我經常勾畫自己六十歲的畫面——穿着寬鬆的棉布衣裳、柔軟的布鞋，戴着老花鏡，舒適地坐在藤椅上。几案茶水氤氳，手中書香沁脾。這安謐、舒緩的生活，難道不是年齡的賜予嗎？況且，活到這歲數，年齡已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標記，更具卸去了人生重負的實質。

一個人的一百年，其實是一年一個台階的登高過程。過一個年，就登上了一個新台階，人生的高度也隨之增加。過年，無疑是在給你這個新高度頒發證書。那些冬日病重的老人，彌留之際，活着的親人都有了一個願望——陪我們過個年再走吧。為此，許多老人都堅強地挺過了年關，才安心地閉上眼睛。他們滿足了親人的願望，也為自己增加了一歲，減去了親人的一份遺憾。

漫畫，報紙上的點心

張茅



最近閱讀陳青楓兄文章，回憶六十年代參加漫畫公開賽得獎的興奮心情。這項賽事由《新晚報》與一家電影公司合辦，當年正逢制水期間，影片和漫畫就以制水為題材，他的漫畫入選，得到十五元獎金，當時稿費一般三元，五角能吃一碗雲吞麵。這件事令他印在腦裏，幾十年後仍忘不了。

這段逸事不由想起當年報紙漫畫風行，大中小報紙的版面不能沒有漫畫。正值此時我進入新聞界，《新晚報》的周刊「美術版」，由黃永玉主編，他北上中央美術學院任教，編輯工作由油畫家李流丹接手，李流丹師從大師徐悲鴻，編輯之餘，在香港美術專科學校教授油畫。他接任不久，增闢「漫畫周刊」，與《星島晚報》的漫畫版競爭。

《新晚報》的漫畫版與他報不同，其他以刊登畫家作品為主，《新晚報》不設名家專欄，公開徵稿，來稿合要求的即用，一個全版，每期可刊登二十餘至三十件作品，作者大部分籍籍無名，一經刊出支付稿費。陳青楓兄拿的是稿費，因是公開賽，含有獎金成分，稿酬特別高。《新晚報》那時「開門辦報」，走與讀者互動的路線，讓漫畫愛好者有發表作品機會。每期李流丹收到大量投稿，不愁稿源不足，可見社會上有大群漫畫愛好者，喜歡看，又喜歡畫，甚至希望成為「李凡夫」、「鄭家鎮」。

五十年代的報紙，辦得有趣味，吸引讀者，讀者拿起報紙，從版面找有趣味的東西，報紙每日一格、四格，最多八格的漫畫，以社會現象為題材，配上鬼馬主角人物，一時幽默，一時諷刺社會時弊，引起共鳴，讀者從報紙上找到開心果。「星島」、「華僑」、「工商」幾家大報均有漫畫周刊，至一九七六年，《快報》跟着以漫畫版刺激銷路，專欄畫家有香山亞黃、徐取趣、李乙、周行、嚴以敬，屬第二批崛起漫畫家，仍走幽默及諷刺路線。嚴以敬畫中一位食客等等等到火起，夥記在一邊偷閒自娛，鬧佬懶理，「唔記得落單」，反映大眾食客經常遇到「等食」的煩事。周行的四格漫畫「頭吹湯」，美女用靚湯迷有錢男人；家傭養得又肥又白，雙手捧着燉品笑嘻嘻說：「我銀姐咁靚，皆因老爺燉雞我飲頭吹湯。」笑說人生百態，看者會心一笑。

麥正的一幅漫畫「比天高」令我印象深，

左邊一幢高二三十層新樓，右邊也是幾十層高樓，卻是用一張張碌架床疊起來，富者住高樓，窮人住床位。我曾經訪問大角咀一層「床位公寓」，進門有七、八呎空間，放一張椅，一部電話，木板後面，擺滿上下兩層的單人碌架床，上層住客爬上爬落，租金因此比下層便宜些，住客都是三十餘歲至六十歲的單身漢，年輕的為省十元二十塊，選擇住上層。每張床位安裝鐵絲網，住客出外上班，鎖上鐵絲網，裏面就是他的「家產」。這情景當時令我震撼，以至看到麥正的碌架床疊起的大廈引起很大反應。兩年來麥正由加拿大回港，友好相約茶敘，看到他的國畫照片，專攻青綠山水，環境改變，早已放下漫畫，我一時忘記向他提及這幅漫畫，令人唏噓的幾十年過去，香港人的住屋問題並無大改善。

談到報紙漫畫，李凡夫、鄭家鎮是擁有很多讀者並為社會熱識的漫畫家。「肥陳大官何老大」，自然想到《成報》每日一幅李凡夫的漫畫，讀者每天必讀，何老大西裝骨骨，髮型中間開界，下巴尖尖，充作波士，為人包頂額，死拗風趣是身上老泥做成。大官這小童，額上留一撮豆腐方塊頭髮，有時在街頭賣藝，表演腳尖上倒立。他有一幅雨中圖，畫的是下雨天，打扮時髦的闊少奶拖愛犬行街散步，狗的身上撐起一把雨傘，少奶與狗悠然自得，肥陳的反應像在說「有冇搞錯」。

李凡夫矮個子，剪短髮，皮色偏黑，身材健碩，外表看不像文人畫家，似油麻地街坊阿叔，讀者知道他任職《成報》，較少知道他一九三九年與友人在本港合辦《成報》，為四大股東之一。六十年代初，我晚輩初與他接觸

下午茶時光總讓人聯想起美好。英國有這樣一句諺語：「當下午鐘敲四下，世上的一切瞬間為茶停止。」現實中的英國人是否真如此生活，我不確定，但我自己倒是愛喝下午茶，最喜歡攜兩知己，小桌圍坐，喝喝茶，聊聊天，吃吃茶點，度過一段悠閒自得的時光。

新春時節，我去參加了一個音樂下午茶沙龍，主題是「當紅茶邂逅古典音樂」，學到不少新知識。在英國維多利亞式的下午茶傳統裏，一頓優雅的下午茶是有儀式感的。骨瓷茶具、香醇紅茶、三層塔點心，缺一不可。另外，還講究喝茶的氛圍，最好播放些古典音樂來渲染氣氛。精緻生活凸顯在細節之處。

當紅茶邂逅古典音樂，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服務生先為大家沏上一杯大吉嶺紅茶。大吉嶺



▲漫畫家李凡夫的「大官」網絡圖片

那時陸海通集團屬下的油麻地平安酒樓主理人「鹹酸李」，設「孟嘗食堂」，搞些新意思招徠食客，常邀請李凡夫及詩人王季友作座上嘉賓，我則敬陪末座，發現他的後面褲袋必插着小瓶莊的玫瑰露。有一次聽他談到香港淪陷返廣州隱居，抗戰勝利時，國民政府對他態度有異，他察覺形勢不妙，思量怎可擺脫，心生一計，決定裝作去世，發訃告，辦假喪，星夜與太太沿廣九鐵路南行，幾經勞累抵步香港，當時港九鐵路還未通車，他以步行逃出生天，可見他鬼馬多才。

李凡夫資格頗老，上世紀二十年代參加廣州赤社美術研究會，一九三四年已在廣州畫「大官」。「何老大」也不是五十年代才在香港《成報》出現，一九三七年國難當頭，他的漫畫即取題「何老大打日本」，變身抗日英雄，可歌可泣，振奮人心。

一九五六年，李凡夫、鄭家鎮、黃蒙田、李凌翰、陳子多、區晴創辦雜誌「漫畫世界」，麥正負責編輯，每本售八角，將漫畫脫離報紙，以雜誌形式出版，由此起，漫畫雜誌越辦越多，發展為今日青少年追逐的動漫，報紙漫畫成明日黃花，漸被淘汰，讀者少了一份幽默諧趣。

香港及廣州第一代漫畫家為何劍士、鄭嘉泉，兩人是漫畫發展開路人。近與族人接觸，方知鄭嘉泉是我同一宗祠，他與下葬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潘達微成好友，辛亥革命支持者。鄭嘉泉在香港出版的「人鑒」由梁國英藥局特邀而作，畫冊共一百九十餘幅，完成於一九一八年，題材警世，益世道人心，諷刺官場腐敗，抬黃金買官，每幅圖文並茂，開風氣之先，為以後畫家沿用。

正如錫蘭紅茶那般強勁渾重。奔放的旋律很快感染和帶動起大家的情緒，現在回想起來，仍覺餘味無窮。

最後一杯是意大利杏仁紅茶。很顯然，此時最適宜聽原汁原味的意大利歌劇。咖啡吧裏響起帕瓦羅蒂版的《今夜無人入睡》，這是《圖蘭朵》裏最著名的一段詠嘆調。喝着意大利紅茶，聽着意大利歌劇，我默默想：「女文青哪有你們想像的那麼難搞定，給點音樂和紅茶就行了。」

同許多怡情怡性的事一樣，喝下午茶，聽古典音樂，不做這些事也一樣能活。可是不做，還是覺得缺少了些什麼。周作人不是說，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看看夕陽，看看秋河，生活才覺得有意思。就像這個午後，我品着紅茶聽着古典樂，看上去像是浪費了兩個小時，可是你知道嗎？我的心中有湖水在蕩漾。

陸小鹿